

# “美国研究”或“对美国的研究”

## ——试析中外美国研究范畴的不对称性

蔡翠红 倪世雄

**摘 要：**美国的强大使美国研究在全球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然而，中外美国研究在内容范畴上却存在着巨大差别。美国研究在本土的兴起是其民族身份诉求的象征，是内向的，采取的是文化的研究途径；而对中国或其他国家而言，美国研究是对一强大的他国的研究，因此较易倾向于政治、国际关系等方面。各国美国研究协会成立的先后也因此与美国的外交拓展基本一致。通过对加拿大与中国的美国研究的案例分析，认为除了语言与经济条件的限制外，本土主义与国家利益的结合是美国研究各国发展差异的原因所在。中国的美国研究更多的是一种对美国这一国家实体的研究，这种研究从长远而言需以美国研究为基础。

**关键词：**美国研究；范畴；不对称性

**中图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5)09-0050-09

**作者简介：**蔡翠红，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讲师；倪世雄，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上海 200433）

虽然中国的社会科学起步较晚，但基本上都能够在国外找到对称的学术领域。例如，中外经济学、社会学、行政管理等学科的研究范畴都大体相似。然而，作为目前在全球都较关注的“美国研究”却在范畴上存在着高度不对称性。美国的“美国研究”主要是对其文化等方面的研究。而“美国研究”在美国以外的其它国家都有或多或少的变异。是误解使然抑或另有其因？本文想借此机会分析一下美国研究的演变及其原因，并籍此希望能够对国内“美国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所启示与帮助。

### 一、当代中外“美国研究”之区别

首先要说说美国的“美国研究”（American Studies）。在美国，“美国研究”是一门交叉学科，它主要研究“人们认为对美国人的生活有意义的文化层面的因素，如美国人所共有的信仰、行为、象征以及有特定意义的物质对象等等”。也就是说，“美国研究”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作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按照此定义，美国研究可以研究过去和现在美国人的文化生活，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美国人的经历与社会。也可以研究美国人如何思考

收稿日期：2005-04-05

此定义摘自加州大学福勒特分校美国研究系 2004 年的招生简章。美国许多高中低不同层次的高校都设有美国研究系，如 Yale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Texas, Maryland, Wyoming, Kansas, Iowa 等等。

该问题摘自 DePaul University 中的美国研究项目介绍。

和如何看待性别、种族、民族或其它地域特征，或研究美国人的宗教、犯罪、暴力、儿童、家庭生活、环境、社区、幽默、精神健康、文化信仰以及文化批评等等。因此，“美国研究”的主题非常广泛，可以是性别地位、大众文化、区域研究、法律与社会、表达形式、教育与社会等等。总之，它的对象是与美国或美国人相关的，而且是对美国人的生活有特定意义的文化研究。

我们再看看一些美国研究杂志，如《美国季刊》(American Quarterly)，它“征集各种美国研究重要问题的跨学科的创造性研究，刊登对社会与文化的独到见解，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是全球背景下的，还是从某一特定区域出发的。它包括对美国多元性、邻国关系、全球政治及文化影响力的理解”。又如《美国研究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它的征稿词中如是说，本杂志“刊登来自五湖四海的学人对美国历史、政治、文学、机制、经济、影视、大众文化、地理、社会学或其它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当然也包括书评等。

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美国研究在本土的研究由于面向自我，是一种内向的研究，所以非常容易进入一条文化的研究途径，它体现了强烈的美国性或美国特质。而且，这是一个没有穷尽、仍在不断拓展的多元领域。美国研究往往是学科交叉型的，所以常需要吸收诸多领域的观点以利达到对美国文化与社会的综合理解。一般而言，在美国，美国文学与美国历史是“美国研究”专业的两门必修课，然后，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可以选择许多学科课程，如人类学、社会学、哲学、宗教研究、艺术史、地理、英语语言、历史等等。

而在中国，目前美国研究基本都属于政治与外交领域，是对决策与当代国际关系的研究。在中国，“美国学，或称美国研究，是一门把美国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凡研究美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哲学、历史、地理、宗教、军事、外交，以及一切与美国有关的课题，均属美国学”。因此，从定义就可看出中国的美国研究是一种外向的对他者的研究，是对另一对我构成挑战与压力的国家实体的研究。虽然这一定义尚算宽泛，但对《美国研究》杂志 2001—2003 年发表的正式学术论文统计发现，52 篇专题研讨或专论中，40 篇都是关于美国政治、安全、外交、中美关系等的研究。其他文章主题则涉及枪支管制、新闻业、医疗费用控制、公司法、学术自由等，也很少与美国文化挂钩。该刊刊首之介绍也称“刊登中国学者研究美国社会各个方面的文章，包括美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科技、文化、历史、艺术、思潮等”。但其中之侧重显而易见。

目前国内从事美国研究的主要机构分布在各大高校及社会科学院等机构。北京地区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外交学院等高校的美国研究中心等。上海则有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高校的美国研究中心，另外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也分别有美国研究中心或美国研究室。此外，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广州外语外贸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也有相应的美国研究中心或项目。通过对几所美国研究机构的考察，尤其是对其中

American Quarterly, Sponsored by the 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published b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Available at <http://www.press.jhu.edu/journals/american-quarterly/>.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Sponsored by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American Studies.

严维明主编：《比较美国学》，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 页。

《美国研究》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及中华美国学会创办的杂志。台湾中央研究院美国文化研究所也出版同名刊物。特此说明，以免混淆。

见《美国研究》季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及中华美国学会创办）每期封二。

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也是比较有影响的美国研究教学机构，它的美国研究资料在国内较为齐全。

两所影响较大的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与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考察，我们发现，几乎无一例外是对中美关系、美国政治、经济、外交及安全等领域的研究占主导，而对文化、文学、历史等的研究则较边缘化。当然，这也可能与学科的细分有一定关系，如对美国文学的研究往往被纳入外国文学之下，而对美国历史的研究则会归入外国史的范畴。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对美国的主流研究仍是集中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具有现实利益的领域。

中外美国研究这种区别并不是恒久不变的。可以说，美国研究在中国兴起的初期其内容与西方差异较小，只是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才越发显著。这一点可以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刊物《美国研究参考资料》与《美国研究》刊登文章的研究对象看出。前者几乎与美国研究所同时产生，也就是 80 年代初，中美关系的发展与国内了解美国的需要之愈益增加的背景使得文章的选材范围非常广泛，不仅有政治经济外交内容，而且提供了美国社会现实与历史等多方面内容。而创刊较晚的《美国研究》涵盖范围则基本与目前的美国研究主流一致。此外，从中国美国学硕（博）士论文题录也可以看出中国的美国研究范畴的这种变化。其实，“American Studies”与“美国研究”是不对等的，虽然“美国研究”的英文翻译确实是 American Studies。从上面面对西方的 American Studies 的研究内容与对象，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将它的研究对象更多地视为一个“人群”、一种“文化”，而中国的研究则更多地将其视为一个“国家”、一个政治实体，从而更多地是将这一国家放在整个国际体系内，以国家为单位来考察它。所以中国的美国研究确切地说是“the Study of the United States”，而不是“American Studies”；是对美国的研究而不是美国研究。

## 二、“美国研究”的兴起

对任何民族或文化的研究必然有其产生的动因，必然是应一定的需求而产生。“美国研究”自不例外。一般而言，对自身的研究是一种自我身份建立的需求，而对他人的研究则是应现实如外交战略等需要，这对年轻的美国之研究尤其如此。而对中国这样具有古老文化的研究（国外也称中国学或汉学），则除了现实需求外，可能还存在着对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兴趣与对世界文化的历史使命感等因素。美国研究可以说有初级目的与高级目的两个层次。初级目的是为了探索两个类似问题的相同之处与不同之处；高级目的则是为了解决某个具体问题。二者之间不可分割。初级目的是基础，高级目的则是理想的彼岸。

### 1. “美国研究”的本土兴起：美国民族诉求的象征

在任何一个民族强大与发展的过程中，都会存在如何界定本民族的特点的问题。尤其对美国这样一个年轻的移民国家而言，在建立自己的国家过程中，一定会去寻求作为一个国家、一个特定群体的共性，从而激发民族情感与爱国情怀。所以，“美国研究”要回答的问题是“作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他们试图追求一种共同的文化与价值观，比如自由、忠于宪法和《独立宣言》的原则等他们所认为的美国民族性。美国研究的发展过程可以说也是“美国性”或美国特质的寻找过程。

然而，作为一个移民的大熔炉，真正美国文化的诞生是需要经过一个过程的。如果我们将布莱德佛（William Bradford）在 17 世纪初期所撰写的《关于普利茅斯庄园》作为新大陆殖民时期文化的发轫的话，美国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距今已发展近 400 年了。但“美国文化

《中国美国学硕（博）士论文题录（1981 - 1989）》，杨玉圣编，《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90 年第 6 期，第 43-58 页。  
董小川：《美国本土主义运动评析》，《美国研究》2004 年第 3 期，第 112 页。

发展到爱默生，才真正实现了本土化，也就是说，在美国本土，在这么一个移民国家中，真正有了自己的，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美国文化”。从那以后，美国出现了一大批富有才华的思想家、作家、诗人和哲学家。在现实主义盛行的 20 世纪前半叶，美国的作家和诗人进入了世界文学的行列，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

但 20 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战时的精力分散，美国研究无法成气候。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实力进一步上升，美国文化也得到了蓬勃发展，进一步激发了一大批美国研究的学者与专家。美国研究协会（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于 1950 年成立，立刻引起了全国众多高校的热情参与。美国研究的推广一方面是美国作为国家存在的需要，是统治者的需要，它的发展刺激了美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怀；另一方面美国研究的发展也为美国软实力的上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功效，为美国在全球的价值观的推广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 2. “美国研究”在全球的兴起：美国影响力的拓展

随着现代主义的盛行，20 世纪上半叶美国文化开始走向世界。“由于其现代性、通俗性、娱乐性，由于其贴近人性，美国文化得到许多国家人民，特别是年轻人的认同”。同时，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世界上几乎任何一个国家都难免要与之发生关系或打交道。美国文化的“开放性”与“实验性”以及美国的实力给予了美国研究向全球蔓延的生命力。

作为非赢利的学术性组织，美国研究协会的全球扩展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正好映射了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拓展过程。最早成立美国研究协会的是美国自身以及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雅尔塔体系确立了美苏两强鼎立的局面。为了实现对苏联的遏制，美国竭力从经济、政治到军事方面将西欧置于自己的全面控制之下。而战后初期的西欧国家出于克服经济、政治危机的需要和对苏联的畏惧，也指望得到美国的支持和帮助。这种相互需求奠定了以美国为首的大西洋联盟的基础。这种兄弟般的联盟关系使欧洲的美国研究几乎与美国的美国研究保持了同步发展，两者的美国研究协会都成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在援欧的马歇尔计划正式实施完毕的第二年即 1953 年，欧洲即成立了欧洲美国研究协会。当然，欧洲的美国研究之发端远早于其美国研究协会的成立。如法国历史学家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早在 19 世纪即完成了其巨著《美国的民主（1835 - 1840）》。

而一些英联邦国家（如加拿大与澳新等国，其中加拿大将在下文专门分析）的美国研究则比欧美的美国研究要晚起步 10 年左右，其协会成立于 60 年代。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也是美国在太平洋的同盟体系成员。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所谓积极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1951 年，美澳新在旧金山签署了《澳新美安全条约》，他们的同盟关系奠定了其美国研究系统开展的基础。

日本的美研究协会成立于 20 世纪 70 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实力与政策的变化，战后美日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同时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南进战略也损害了美国

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3) 爱默生，散文家，主要作品可见其散文集 *Essays*。他代表了美国浪漫主义 (American Romanticism) 的巅峰，同时也是美国超越派 (American Transcendentalism) 创始人和最杰出的代表。而随后的许多大家如 Thoreau, Whitman, Dickinson 等都得益于这一学派的灵感。

朱世达：《当代美国文化》，（序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

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 - 59), *Democracy in America*, 1835 - 1840,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

在亚太地区的重大利益。随后 1941 年的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太平洋战争进一步将日美推向了对立。1956 年的日苏邦交的恢复等进一步影响了日本美国研究的启动，虽然 1960 年日美签署了新日美安全条约。直至 60 年代末，日本的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均已跃居世界前列，成为仅次于美苏的世界经济大国，美日军事同盟有了新的发展，日本的自主倾向也在 70 年代得到了明显的加强，美国研究在日本才有了正式的地位。

中国在与美国建交后约 10 年左右，才开始了系统的美国研究。新中国建国之初，“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以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定使得美国研究难成气候。而苏联的解体则使中国的美国研究在上世纪 90 年代得到了大力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台湾美国研究协会成立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为了达到将台湾变成美国在太平洋的前哨阵地的目的，美国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于 1954 年底与蒋介石政权签署了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美台的紧密关系也因此导致了台湾的美国研究比大陆的先行一步。

由于北大西洋组织的建立，欧洲与美国的兄弟般的亲密关系得以建立。同时也由于欧美本身的文化渊源，美国研究几乎在欧洲遍地开花。欧洲美国研究协会在每一欧洲国家都有其分会，合计有 20 个分会成员，而北欧美国研究协会又有五个成员国各自独立的分会。虽然欧洲美国研究协会早在 1953 年就成立了，但这些分会的成立各有先后，大体是西欧最早（如德国 1953 年，英国 1955 年），南欧其次（如意大利、奥地利、葡萄牙、西班牙等美国研究协会都成立于 70 年代），最晚的是北欧与东欧（如芬兰美国研究协会成立于 1996 年）。而随着苏联的解体，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等国也开始了美国研究。

由上可见，外交关系是美国研究在各国系统开展的保障，各国美国研究兴起的先后反映了美国的外交拓展与影响力的延伸。此外，需要补充的是，经济条件也是美国研究必不可少的要素。在这一点上，美国的各种基金会为美国研究的全球拓展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他们为全球从事美国研究的项目提供各种各样的资助，是美国软实力发展的推动剂之一。

### 三、“美国研究”的演变

20 世纪是美国走向全世界的世纪，也是美国研究在全世界开花结果的世纪。然而，任何事物都摆脱不了兴衰的自然规律。在美国国内，可以说，美国研究正在经历被细化、分解的历程，而引入其它国家的美国研究也因本土主义与国家利益的双重作用而发生异化。下面所举的加拿大与中国两个案例恰好说明了美国研究范畴的变异。这同时也是美国研究初级目的与高级目的之关系体现。虽然开展美国研究的初级目的是相同的，即寻求美国与本国社会的相同之处与不同之处，然而高级目的却因人而异，不尽相同。

#### 1. “美国研究”的纵向发展：细化、分枝化趋向

“美国研究”是和美国的发展分不开的。可以说，美国研究的兴衰就是美国自身的兴衰。美国研究兴起于 20 世纪初，而在 20 世纪下半叶达到了鼎盛。特别是上世纪 50~60 年代后，美国在全球的影响与日俱增，美国人的民族情感也深深被激发，美国国内各高校纷纷建立了相应的美国研究项目或美国研究系。美国研究协会成立于 1950 年，发展至 2004 年 11 月，该

关于台湾的美国研究，可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赵梅的研究报告《台湾的美国研究》一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所编资料，2004 年 9 月 10 日出版。也可见 <http://www.cass.cn/meiguosuo/show/show-project-1s.asp?id=613>。

资中筠：《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协会的机构性成员已达 121 家。除了 10 多家社会机构，如一些亚协会或出版社外，其余都是有美国研究项目的高校。而 2004 年年会的与会代表人数高达 1200 余人，可见此会之盛。

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国内的“美国研究”正在走下坡路。一方面是由于全球化的势在必然，许多其它后起之秀的文化显示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所以中国研究、日本研究、东南亚研究、欧洲研究等等在各高校蓬勃展开。许多高校还设立了具有丰富藏书的少数语种图书馆，如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的东亚图书馆仅中文期刊就有 1500 余种，比绝大多数的中国国内图书馆的期刊种类还多。其它一些综合性大学一般也都设有东亚图书馆，收集中日韩等国的藏书。

另一方面是由于美国的“大熔炉”之特性。建国之初直至 20 世纪下半叶，美国发展的迅速与强盛以及被激发的民族情感导致了美国研究的兴盛。然而，随着移民地位的提升，许多种族身份认证的呼声日涨。从而催生了许多美国研究新的衍生分枝。目前比较突出的如亚美研究（Asian American Studies）、黑人研究（African American Studies）、本土美国研究（Native American Studies）等等。

此外，在学科上，由于美国研究的面广量大，经过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研究热之后，美国研究往往被分散分割到各具体的院系中，如英语、历史、文学等等。同时，随着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入，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美国研究把从前受到冷遇的非主流领域尽纳入其中，如殖民地话语、少数民族话语、第三世界批评、消费文学、大众传媒等几乎无所不包。所以，其细化与分枝化已是必然之势。

## 2. “美国研究”的横向发展：本土主义与国家利益的结合

我们已经发现中外美国研究的巨大差别。那么，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何在？显然，语言的限制可以说是中外“美国研究”之差异的客观原因之一。因为对一国文化的理解必然是以娴熟的语言为前提。所以，日本的美国研究与中国相似，即主要集中在政策、外交、政治等领域，而较少涉足更需要文化底蕴的研究内容。但是，抛开语言因素，“美国研究”在各国的异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正如以下所举案例，加拿大与美国都使用英语，然而其美国研究范畴亦存在很大差别。

加拿大是美国的毗邻，其学者有许多来自美国。加拿大美国研究协会的成立会议召开于 1964 年。一群来自于文学、政治科学、历史、经济等不同领域的学者们一致认为美国研究在加拿大被忽视，同时认为“应突破仅有其表的传统‘英国研究’”，而建立一个美国研究的网络与模式。所以，当时加拿大美国研究协会的成立有其深刻的大背景，即年轻一代希望摆脱传统英国文学与文化在研究领域的主导地位。该协会的成立聚集了一批急切希望改变当时一些学术领域的英国殖民主义影响，从而争取更多有关北美的研究课题的年轻学者。

然而，加拿大美国研究协会一经成立后又遇到了新的挑战。不能将加拿大的美国研究经营成美国的美国研究的翻版，同时，它也不能仅仅限于对美加关系的研究。摆脱了殖民主义的学术桎梏，紧跟着美国研究又受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70 年代初的民族主义高涨的指控。高校的扩张引入了许多受过美国教育的教授，民族主义派担心加拿大的大学将会“美国

可见 2004 年年会的报告：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Crossroads of Cultures, Atlanta, November 11 - 14, 2004. Printed b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这是加拿大美国研究协会的创始者 Peter Buitenhuis 之言。可见：Bruce Tucker, The Canadian Review of American Studies, Canadian Review of American Studies, 2000, Vol. 30, issue 3, pp. 390-400.

化”。同时，伴随着越南战争而产生的反美情绪也在各大高校内蔓延，美加关系呈紧张态势。所以，“美国化”的问题成了争论的热点。这种情况下，一些高校“美国研究”项目的建立前提是必须要有一个“加拿大研究”项目的先入为主。甚至一些教授们担心学术氛围的美国化会使加拿大从 19 世纪的英国殖民统治（虽然是和平方式）转向一种新的 20 世纪的殖民状态。

而折衷之法却是在用词上找到了突破口。在民族主义派的反对之下，一些“美国研究”的努力以包括美加的“北美研究”收场，也就是以“美洲大陆”替代“美国”这个单一研究对象。至今为止，可以说加拿大的美国研究仍然是“大陆主义”（Continentalism）与“本土主义”（Nativism）并举之结果。2000 年的一次调查显示，70 所被调查大学中仅 4 所大学有美国研究项目，他们分别是 University of Calg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Université du Québec à Montréal, 和 Mount Allison University。此外，还有几所大学有北美研究中心，如 University of New Brunswick, York University, 和 McGill University。在本土主义的影响下，加拿大的美国研究从最初的对美国的研究发展至今已成为对北美洲的研究（the study of Americas）。它包括对北美洲的文学、历史、文化与社会的全方位研究。

### 3. 中国：从“美国研究”到“对美国的研究”

中国社会学界自 1979 年恢复和重建以来，就有一个共同的体会，这就是：学术发展和整个国家的发展一样，不能闭关自守，一定要走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道路。但是，我们从不讳言，社会科学是有价值观，有阶级性的。所以，马克斯·韦伯曾指出，“社会科学总是为某特定的观点而述”。而罗伯特·考克斯进一步解释说，“理论总是为某些人和某些目的服务”。所以，中国的美国研究必然不同于美国的美国研究，它的高级目的是为我们的国家利益服务。

在与美国正式建交以前，中国国内也有少数社会考察家，甚至早在 1820 年，谢清高的《海录》中就有对“米里干”的介绍；鸦片战争前夕，“开创了了解和介绍美国之风的第一人”林则徐也主持翻译了《四洲志》。其后，随着美国插手中国事务的不断加深，中国人对美国的认识开始超越感性层面，而对华政策、中美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也得到重视。体现鲜明时代性的一些读物，如《美帝国主义侵华史》、《美国侵华经济史》、《美国侵略台湾史》等书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相继出世。但是由于中美交流的匮乏及俄语对英语的绝对优势，其时的美国研究尚不成气候。

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开放政策，为科学、系统的美国研究铺平了道路，美国学步入泱泱学坛。1978 年中美建交后，一批研究美国的

可见：Robin Mathews & James Steele, *The Struggle for Canadian Universities: A Dossier*, Toronto: New P, 1969. 书中建议加拿大高校教授应以加拿大公民为多数，以防加拿大高校的“美国化”。

Bruce Tucker, *The Canadian Review of American Studies*, *Canadian Review of American Studies*, 2000, Vol. 30, issue 3, pp. 390 - 400.

Ido Oren, *Our Enemies and US: America's Rivalries and the Making of Political Scienc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5. 《美国和美国的敌人：美国的对手与美国政治学的形成》，唐小松、王义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9 页。

Robert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Robert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07.

严维明主编：《比较美国学》，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 页。

杨玉圣：《八十年代的美国学——回顾与思考》，《美国研究》1990 年第 4 期，该文总结回顾了 80 年代中美美国学各方向的一些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学术成果，并对 80 年代中国美国学论文资料分别按照时间与主题进行了统计，是对 80 年代中国美国学研究的较好总结。

学术机构相继成立、各种研究美国的研讨会也接连不断。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于 1981 年成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于 1985 年成立。《美国研究》刊物则创刊于 1987 年。在其后的第二年，即 1988 年，中华美国研究协会才成立，标志着美国研究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展开。

台湾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美国研究，则开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比大陆要早近 30 年。这有多层次原因。一方面，美国把台湾当作冷战时期遏制中国大陆、围堵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据点。而美台间的紧密关系、台湾对美国的依赖，使加深美国研究和了解成为一种需要。另一方面，国民党去台后，曾派大批留学生公费赴美留学。这些留学生在 60 年代开始学成返台，加快了台湾的美国研究的发展。

中国的美国研究起步晚还有其经济条件的限制。在生活极为困苦、衣食无着的情况下，人们考虑的是如何摆脱贫困，根本无暇顾及国际问题或美国研究。这也同时解释了为什么非洲与拉丁美洲的美国研究较零星分散的原因。而如今，尤其是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许多留学美国的学子学成回国，他们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学习体会以及经过熏陶的英语能力也为美国研究的蓬勃发展注入了无穷生命力。

1987 年《美国研究》杂志创刊之初，资中筠教授曾提过中国人为什么要研究美国的问题，并给出了 4 个层次观点。其中第四点说：“美国之为美国，既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又有其成体系的独特发展道路，对于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己任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美国是一个极有吸引力的值得研究的典型。这对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都适用；而这又使‘美国研究’本身足以成为一门综合学科。”

经过 10 多年的努力，中国学者在美国研究各领域，特别是经济、外交、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研究中均取得了进展。但各领域的研究状况不平衡：经济、外交研究领域成果较显著，政治和社会文化领域的研究相对薄弱。具体一些，目前的美国研究注重对中美关系、美国对华外交、其它国别与地区战略、美国国会、利益集团、决策过程、外交政策现实问题和对策性研究，这是出于处理中美关系的需要；注重对美国教育、法律、经济、企业管理、金融、保险等具体问题的实用性研究，目的在于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借鉴；然而却缺乏对一些理论、文化思潮等重大问题的探讨；缺乏对种族、妇女等问题的研究等。这一现状与我国当前的现实需求相吻合，是国家利益的需要。

1990 年以后中国的美国研究的突出成果有相当一部分是研究国际关系的政治学者取得的。而且，1990 年后美国研究在中国还有两个副产品：一个是西方学者相关研究的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另一个是美国历史上较有影响的文本汇编。译介虽谈不上学术研究，但为国内美国研究的普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前几年中，由于有现实需要的驱动，我们对一些以前并不注重的领域，如美国行政体制改革和利益集团政治等开始关注。前者与国内改革进程有关，这一点非常明显；而后者主要是由于近年来在中美经贸关系和政治关系中美国利益集团在其政府决策过程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从而引起了国内学界的重视。不过，对于一些领域，如美国国会的研究仍然相对薄弱，与强烈的现实需要仍有相当的差距。

资中筠：《美国强盛之道》，《学术界》2000 年第 6 期、2001 年第 1 期。

潘小松：《一九九〇年以后美国文化研究在中国》，<http://www.gmw.cn/02b1qs/2001-07/07/03>。



#### 四、结语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研究在美国本土主要是指对美国文化、社会的内向型研究。但是，“美国研究”在走出美国后或多或少都发生了一些变异。如加拿大的美国研究渐渐被“北美洲研究”取代，中国的美国研究更多的是一种外向的“对美国的研究”，是对另一政治实体的研究。语言限制、经济条件等是美国研究在某国发展的客观条件，而国家利益与本土主义的结合则最终导致了这些变化。

美国研究作为一项有生命力的研究，它必然也有其消涨的规律。在美国，美国研究正面临着被细化、分化的趋势。而在许多其它国家，美国研究正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从各国美国研究协会的建立我们可以基本看出，美国研究的发展反映了美国影响力在全世界的延伸。

中国的美国研究目前的主流集中在政策、外交、中美关系等领域，是针对现实需要、现实问题的对症性研究。这是作为社会科学的美国研究的必然目的，是美国研究的高级目的之所在。然而，仅就事论事地研究某个具体问题虽然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美国研究的初级目的，即探索美国与其它社会的相同点与不同点，是其高级目的的基础。只有读懂美国本身，方可理解其外交决策、言行举止。所以，“美国研究”是“对美国的研究”的基础。

虽然上文解释了美国研究的异化是有其客观原因的，我们也需要认识到一个国家学术研究的深度与习惯问题。比如说，美国的“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相比于中国的“美国研究”则更加系统深入。此外，在研究方法上，国内的美国研究大体上仍沿用着传统的“历史-政治”分析法，基本没有经济学领域广泛应用的“模式建构”方法，缺少定量分析和统计分析，在研究深度上还有待提高。所以，不仅在内容对象上，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中国的“美国研究”都还有很长的路可走。

（责任编辑：李 申）

### American Studies or Study of America

——Analyzing Asymmetry in American Studie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Cai Cuihong, Ni Shixiong

**Abstract:** American studies are popular social science topics in the world now since the US is a global super power. However, the contents of the American studies in China and abroad have many differences. The emergence of American studies in the US symbolized its appeals for national identity. It's inward, adopting a research method of cultural studies, while i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American studies is the study of a super power. So they always focus on politic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o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merican studies societies in every country is therefore consist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ith America. Through the case studies of American studies in China and Canada,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except for the restrictions from language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the reason of the differences in American studi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is the combination of nativism and national interests. American studies in China is more about the research of America as a country. In the long run, this research needs to be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American culture.

**Key words:** American studies; field; asymmetry